

甜枇杷里的时光褶皱

■胡剑芳

那几粒黄澄澄的枇杷，在记忆的枝头悬挂了四十余年，依然饱满如初。董继宁美术馆里，老师教画枇杷，画笔触及纸面的瞬间，颜料竟在纸上洇开一片泪痕。原来记忆是有温度的，那些被岁月风干的往事，一经触碰，便重新柔软起来。

梧桐村的枇杷树还在老地方伫立，像一尊凝固的时光雕塑。树皮上的沟壑比从前更深了，如同母亲晚年额间的皱纹。那年端午后的热浪似乎穿越时空扑面而来，我仍能清晰看见自己瘦小的身影在树干上攀爬——十岁的身体像只灵敏的猴子，心脏却跳得比捉迷藏时还快。阳光透过枇杷叶的缝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金子。

母亲发烧时的面容在记忆里已经模

糊，唯有她唇边那抹惊讶与心疼的笑意，如同昨日般鲜明。她总说嘴里苦，却把四粒枇杷分给我们三颗。病中的母亲嘴唇干裂，尝到枇杷时眼睛却亮了起来，那不是果肉带来的甜味，而是一个贫苦农妇从孩子笨拙的孝心里尝到的奢侈。此刻画架前的我忽然明白，当年那棵树上的枇杷或许根本未熟透，是爱的滤镜为它们镀上了金黄的甜味。

麻沙铺的田埂早已改道，当年险些勾住我脚踝的树枝想必也已枯萎。但那个下午的每个细节都在脑沟回里刻成了浮雕：枇杷表皮细密的绒毛，指甲划过时迸溅的汁液，弟弟门牙缺角沾上的果肉纤维。最难忘的是母亲泪光里映出的两个小人影——她担心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痛，而是孩子攀高摘果的危险。贫瘠岁月里，这份担忧竟成了最富足的拥有。

调色盘上的橙黄怎么也调不出记忆中的色泽。美术馆窗外，现代枇杷在超市冷光下显得过于完美，它们被整齐码放在塑料盒里，贴着有机认证的标签。没有人会为这几块钱一斤的水果冒跌落的风险，更不会有人将四粒枇杷当作珍馐分食。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丰饶，却永远失去了那几颗枇杷带来的战栗般的甜蜜。

最后一笔落下时，画中的枇杷竟有了温度。四十年前那几粒果实，经过记忆的窖藏，早已发酵成精神的甘露。母亲去往天国时，一定带走了梧桐村的泥土香，而把应对苦难的秘方留在人间——就像枇杷树年复一年将酸涩酝酿成甘甜。此刻我忽然懂得，真正的纪念不在画纸，而在继续像她那样，把生活的涩果都酿成慈悲的蜜糖。

■袁俊

榫卯里的父亲

清明过后，老屋里的霉味总带着几分松木的清苦。我蹲在父亲的木工箱前，铜锁扣上结着薄锈，轻轻一拧，“咔嗒”声里漫出半世纪前的木屑香——那是父亲的气味，混合着墨斗线的棉麻味、刨花的辛香，以及老茧擦过木纹的温热。

父亲在十里八乡被唤作“袁木匠”。他的手艺是祖父用柳条抽出来的——十二岁起，每天天不亮就得在厢房里拉锯，锯齿啃进松木的“吱呀”声里，混着祖父的呵斥：“榫头要吃三分，卯眼得留七分，做人跟做活一个理。”父亲的右手食指永远微蜷，那是十七岁时被凿子穿透的纪念，伤口愈合后凹成月牙状，敲钉子时却比墨线还准。

七十年代初，公社书记看中父亲的手艺，要调他去当“公家人”。母亲说，那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整包旱烟，火星在暮色里明灭，最后把烟蒂按进青砖缝里：“三十斤粮票养不活八张嘴，我这双手，还是拉锯来得实在。”于是他继续背着工具箱走村串户，箱底藏着个蓝布包，里面是六个儿女的学费单，边角被汗水浸得发毛。

父亲的木工箱里永远躺着十八件家伙：青铜墨斗吸饱了松烟，锯齿上凝着暗

红的树脂，刨刀被磨得映得出人影。他常说：“木匠的家伙比老婆亲，你看这斧头，握得越久越有灵性。”每次给新人打婚床，他总要在床脚刻朵小牡丹，用凿子敲出“百年好合”的暗纹，说是“给木头里的魂儿听的”。有次我摸黑起夜，看见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父亲正就着这点光给邻村姑娘修梳头匣，凿刀在象牙雕件上簌簌落屑，像在给月光动手术。

他最盼的是有人接他的班。儿女里唯有我对墨线感兴趣。十六岁那年暑假，他把祖传的“龙头锯”塞给我：“先学破料，锯路要直，心也要直。”松木在锯齿下裂开金黄的纹路，树汁溅在袖口上，凝成琥珀色的疤。某天黄昏，斧头突然打滑，食指肚顿时绽开血花，父亲冲过来时，我看见他眼里闪过疼惜与释然。他用嘴吸净伤口的木屑，从围裙上扯下布条包扎：“你啊，还是拿笔杆子合适。”

1987年收到中专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父亲正在后院劈柴。他用袖子擦了擦手，把通知书举到檐下看了又看，晒得黝黑的脸膛泛着红，最后从木箱底摸出个油纸包——里面是他攒了三年的粮票，叠得方方正正，边角用棉线缝过。那晚

他破例喝了点酒，指着墙上的工具架：“这些老伙计，以后就陪我养老咯。”

后来我每次回家，总看见他坐在门槛上打磨工具。生锈的斧头在油石上转出火星，刨刀刮过旧木板，卷出薄如蝉翼的刨花。他不再提让谁学手艺，只是偶尔轻拍我的肩：“你们读好书，比啥都强。”

父亲走的那年，木箱里的墨线已经发硬，锯条上结着蛛网。我把他的工具一件件擦净，突然在刨花堆里发现片泛黄的纸——是我当年的木工笔记，歪歪扭扭写着“鲁班尺用法”，旁边有父亲用铅笔批的：“尺短寸长，心正才是尺。”

如今我在书桌前写字，偶尔会听见木屑簌簌掉落的声响，像父亲当年在隔壁厢房做活。那些未能传承的榫卯技艺，早已化作更坚韧的血脉——他教会我们的，从来不是如何让木头听话，而是怎样让自己成为一块端方的料，在生活的斧凿下，开出经得起岁月推敲的卯眼。

窗外的泡桐又落了花，我摸出父亲的墨斗，往棉线上滴了滴松节油。拉出线绳的瞬间，仿佛看见他眯起眼，将墨线绷在两块木料之间，轻轻一弹，便在时光的木板上，留下一道永不褪色的直线。

■镇咸勇

山风抚人心

风，并非山野间可有可无的点缀，而是山的呼吸吐纳，日夜不息，是九宫山魂灵深处震荡不止的脉搏。

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风便自谷底悄然漫溢上来。先是轻柔的，似婴儿初醒时蒙眬的呵欠，怯生生拂过脸颊，又滑过山间草木。树叶微颤，草尖轻点，仿佛整个山峦亦随之伸展开筋骨。此刻的风，宛如山神惺忪而温存的鼻息，轻轻唤醒了尚在沉睡的万物。

风在林中穿行，也温柔地渗入户。家家户户檐下竹竿上，昨夜洗过的衣裳在晨风里轻摇慢晃，悠悠地吐出湿漉漉的潮气。风无声裹挟着这些气息，揉入山间氤氲未散的薄雾里，一并悄然化去。九宫山的晨光，便在这无声的风动里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。

日头升上山顶，风便换了性情，显出几分筋骨力道来。山道盘曲而上，风便有了棱角，在耳畔呼呼作响，似乎要扯住行人衣襟，再撩动鬓发，逼得人微微后仰，脚步也需更用力地踏下去。这风虽不暴烈，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，竟也吹得人脸颊发紧，胸膛起伏不止。

这风亦是山民劳作的协奏曲。山坳里，木子油作坊中水车被风鼓动，吱呀呀

转动起来，石碾缓缓滚动，碾着油籽；村头晒场上，风扫过一片片铺展的笋干、黄花菜、药材，轻轻掀动它们，翻动着，晒着太阳，也晒着风。风掠过，空气中便弥漫起笋干的咸香、药材的微苦、黄花菜清雅的芬芳。山风游走于山野人间，它催熟了山果，风干了收成，也吹皱了山民们含笑的眼角纹路。风已然融进他们生计的脉络里，年年岁岁，从未停息。

午后，山风更显执着，卷起松涛阵阵，如同山神深长的呼吸，在谷壑间绵延回荡。风势时而平缓，时而骤然急促，掀得松枝上下翻飞如绿浪，树影婆娑摇曳，如墨痕泼洒于山壁之上。风声在山谷里回荡，时高时低，时远时近，既似沉沉的叹息，又似低低的絮语，沉厚而悠远，仿佛整个山峦都在风中轻轻晃动。风漫山遍野游走，摇落松针如雨，簌簌洒落于泥土之上，又拂扫过石阶，卷起薄薄一层浮尘。

最是云中湖边瑞庆宫檐角的风铎声，被风灌满后叮咚作响，如同拨弄着清越的琴弦；偶尔传来老道士拂拭古琴的弦声，亦在风里零落飘散，似有若无，如浮云般逸出山外。这风中的声音，似空谷的私语，渺茫而遥远。

暮色四合，山风渐渐温驯下来，如倦鸟归林，气息渐弱，敛去白日的喧嚣筋骨，在树梢林隙间舒缓地流淌着。此时风带着薄暮的微凉，轻轻摩挲过枝叶，拂过山石，在归鸟倦飞的翅膀下流转。风，终于洗尽一天的喧嚣，只留下宁静的余韵，与群山一同沉入安详的夜色之中。

守林人住在半山腰的小屋里，早已习惯听风辨时辰、察天气、感知山的冷暖起伏。风，早已是山民血脉里流动的旋律，是他们与这座山之间最寻常又最深刻的默契。这风，便是九宫山活生生的气息，在无声处吐纳着绵长岁月，似山魂流转的呼吸，潜入草木，也沁透人心。

九宫山的风，晨昏拂扫，昼夜不息。风起时，山便活了。这风如同山的血脉，在嶙峋骨骼间奔流鼓荡，又像山魂的呼吸，吐纳着千年岁月。它吹过松涛，拂过石阶，掠过檐角的风铎，最终揉入山民额头的褶皱与灶间缭绕的烟火里。

风无一日停歇，山便无一日沉默。风起之处，山魂苏醒，它唤醒草木，亦抚慰人心，在无声的流转中，使九宫山成为大地上一处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印记。

风是山最古老的信使，日日夜夜，在寂静中宣告着存在的丰盈。

绸龙舞韵

■吕佳忠

闲暇时，我总爱陪着妻子，去看她与伙伴们共舞绸龙。只见她手腕轻扬，手中的绸龙瞬间活了过来。那绚丽的绸缎如灵动的精灵，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翻飞流转间，似云霞漫卷，又若彩练当空。她专注的眼神、协调的动作、灵动的身姿，无不彰显着对这项运动的热爱。

曾经，妻子的生活简单得近乎单调。每日里，除了与好友漫步闲谈，再无其他乐趣，日子就这样波澜不惊地缓缓流逝。直到那一天，散步途中，一群舞绸龙的人闯入她的视线，从此，她与绸龙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初见绸龙之舞，她便挪不开眼。舞者单手轻牵绸缎，十米长、五十厘米宽的彩绸在他们手中瞬息万变。时而如蛟龙出海，气势雄浑，似要冲破天际；时而似彩蝶翩跹，轻盈灵动，在风中自在翻飞；时而又像飞龙冲天，昂首挺胸，笑傲苍穹。伴着激昂的音乐，舞者们身姿矫健，脸上洋溢着自信与快乐。妻子驻足良久，眼中满是羡慕与向往。

看得出她满心渴望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。可初次上手，绸缎却格外不听话，不是缠在身上，就是掉落在地。因不得要领，再加上有些紧张与羞涩，她的动作显得笨拙又僵硬。但她并未就此气馁，回家后，很快网购了一条绸缎，独自寻一处安静角落，有时就在家中客厅，一遍遍地比划摸索。我在旁不断鼓励，给予她信心。热心的师傅和同伴也手把手地耐心指导，她很快就入了门。

此后，妻子常常对着视频，反复琢磨动作要领。汗水浸透衣衫，手臂酸痛也不放弃，一直坚持。渐渐地，绸龙开始听她使唤，能随着她的动作缓缓游动。虽还不够流畅自然，却已有了几分神韵。

随着练习不断深入，妻子对绸龙的热爱愈发炽热。她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舞动，开始钻研各种高难度花样。她虚心向同伴学习，向高手请教，无数次重复练习那些复杂的动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一年过去，她的技艺愈发精湛。绸龙在她手中变幻无穷，“龙卷单双跳”时，彩绸仿若真的在追逐嬉戏；“龙蟠玉柱”时，绸龙盘绕缠绕，姿态优美；“蛟龙摆尾”时，绸缎甩动，气势如虹。每一个动作经过练习后都能得心应手，潇洒自如。

如今，舞绸龙已成为妻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她加入了绸龙队，一有空闲，便奔赴活动场地，与一群爱好者尽情舞动，常有路人驻足观赏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她整个人都焕然一新，性格变得开朗活泼，笑容也愈发灿烂。

看着妻子在绸龙舞动中绽放光彩，我满心欢喜。远在外读书的女儿看到妈妈舞绸龙的视频，也拍手称赞，直夸妈妈成了家里的“文艺骨干”。受妻子的影响，我这个原本不爱运动、喜欢清静的人，如今一有空就陪着她，当她最忠实的观众，用镜头记录下她的精彩瞬间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也真切感受到了户外运动的魅力，它让身心舒展，让日子充实，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。

一门爱好，不仅丰富了妻子的生活，让她的身体愈发健康，更点亮了她的精神世界，让平淡的日子变得精彩，让她找到了自信与快乐。生活本就如此，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，敢于尝试新鲜事物，或许就能挖掘出自己的潜能，有不一样的收获，找到自己的舞台，让生命绽放出绚丽的光芒。

那翻飞的绸龙，不仅是休闲的健身方式，也是一门才艺的展示，具有观赏性。未来，我会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妻子，愿她手中的绸龙，舞出幸福，舞出美好，舞出属于她的快乐生活。